

一 個 人 的 談 話

邵 洵 美 著

上 海

第 一 出 版 社 發 行

小序

我不慣做長篇大論的批評文字，但是我喜歡發表意見。而我的意見又總是用談話的方式來發表，朋友來，講到天亮是極通常的事。因為是談話，於是便瑣碎得沒有系統，偶然想要寫篇文章，却難整理出個頭緒來。有時有極得意的發見，講出來，朋友也覺得驚奇；可是到了明天，朋友忘了，我也忘了。

我又和許多寫文章的人一樣，肚子裏儘多的是小說的結構；劇本的情節；詩的題材：附帶是種種偉大的希望。有時還幻想到書成出版，那種家誦戶傳的熱鬧情景，緊張得自己臉紅心跳：但是自己明白，在現在的環境之下，那

許多傑作，將永遠地在幻想的境界中享受他們沒有人會來
妬忌的光榮。

但是不爲這許多意見和傑作留些痕跡，這世界究竟太
寂寞；所以把記得起的不由分說地塞在這篇短文章裏。

這篇東西曾在人言週刊上連續刊登，共十五次；最後
曾有過一些小小的聲明，現在節錄在後面，也可以作爲簡
單的按語：

『自從發表以後，時常接到讀者來信：有的是來代我
補充的；有的是來討論的；也有的是來責問或稱讚的。我
每次收到來信，總感覺到題目在動搖，談話是不能總讓一
個人開口的。』

『有幾位讀者覺得我始終沒有把要說的話完全說出來』

；又有些話太艱深或是太含糊，不容易明白。其實，這一篇東西，可以說是我的「有連續性的備忘錄」，裏面的確有幾處是需要倍視的。但是因為這是一種備忘錄性質的東西，所以有些普通的議論便不去引入了；同時，因為裏面大半是我自己的意見，所以祇能希望將來去伸長，補充及解釋。

『我總覺得文學是「整個人格的文字的表现」。讀者假使讀了這篇東西，已明白了我這一點的苦心，我便滿足了。』

一個人的談話

是三年前的事了，九個月中祇寫了兩首詩，我於是明白我自己決不是一個詩人，我知道我的詩完全是做出來的，缺乏靈感。也許毛病是出在當時太崇拜史文朋等一般先拉斐兒派的詩人，太把他們的話當作金科玉律了。我當時最佩服的詩論是史文朋的：

『我不用格律來決定詩的形式，我用耳朵來決定。』
所以我曾經為了一個字的音調，把大半首詩的字句給改了。
我又佩服摩理斯的一句話：

『我不相信有什麼靈感，我祇知道有技巧。』
我的技巧便為我自己造下了一座囚牢。有一晚把這些

話對志摩說了，他說：『也不一定，你寫不出詩，恐怕還是因爲你生活太滿足了。』

志摩的話並不對，天下那有對自己生活滿足的人？誰沒有慾望？不過我有一個祕密，從來沒有跟人講過。我喜歡幻想！人家在現實中所不能滿足的，常在夢裏得到，但是夢不能由你自己作主，所以結果還是不滿足。我却把幻想來代替了夢，我要怎樣便怎樣。我要飛，一對羽翼便生在肩膀上，飛過山，飛過海，飛過人家的屋頂，偷看人家院子裏的動靜，我再可以想像出一幕院子裏的姻緣。我想有危險的經驗，於是從一萬尺十萬尺的峻巖上跌下來，皮膚都不會擦碎一塊。我想光榮，全世界的帝王都可以供我使遣。我想偷情，連西施都可以帶來我的榻上。幻想的時

候，我總預備好一部完整的故事：飛得累了，休息還是到家裏；冒過了險，便不必再到巖上去失足；使遣了帝王，也得睡覺；西施這樣容易來，這樣隨便地纏綿，偷情原來也不過是這麼一回事。幻想竟然叫我把一切事情想穿了。我的詩便祇剩了一線生命，那全靠我忽然有什麼的要求而沒有空閒給我去幻想的時候。近兩年的詩，大半在這種際會裏寫成。

幻想，當然是獨自在一塊的時候。有時還一個人談話，因為有一種的滿足非有聲音不可。

『一個人的談話』這是一個多麼好的題目？在這個題目之下，我可以和人談話，而不被人家的問句來難住；我可以一個人說話，而不會像獨白般地感傷；要談什麼便談

什麼，說錯了，不見得和演講一樣不好意思更改。

一個人談話，可以完全沒有限制，誰也不能給我什麼範圍。這談話可以是片斷的，可以沒有連續性，甚至可以不合邏輯的；因為這一個世界裏祇有我一個人，我要自由，自由便是我的。

這談話可以用不到什麼開始，也用不到什麼根據。我可以說我已經把我的左腳跌傷了，有一塊小骨頭跳出了他原來的位罝，醫生說我好不在不是運動員，犯不着經許多麻煩和痛苦去施手術。慢慢地走，一二十里路一樣可以對付，要跑可不興，因為跑的時候，完全用力在足趾上，那塊小骨頭便會作怪，腳底裏會發痠。

我本來就不喜歡多走路，在家裏不必說，晚上牀鋪，

白天書桌邊的椅子：不睡就是坐，不坐就是睡。有次上杭州去旅行，這『旅行』兩字用得才不得當，我一連住了十天，足跡沒有踏上過泥土。

也許是因爲我買到了本好書：喬治摩亞的一個講故事人的假期。這本書好像在一九一八年出版，當時祇有一千冊限止本。經過了一次修改，在一九二八年方才有普通本印行。我買的是普通本。書厚兩巨冊，開頭講作者在假期中回到他故鄉愛爾蘭，在那邊的樹林裏他認識了一個叫阿蘭的鄉下人。阿蘭生性很爽直，賣花草過日子，可是他能講故事；作者便把這些富有宗教色彩的故事記下來。最後一篇是作者講給阿蘭聽的，作者自己很得意，我却覺得遠不如阿蘭的。我最愛那段男詩人和女詩人的故事。我曾經

想把來譯成中文，但是原文的美麗嚇住了我荒蕩的嘗試。講這段故事的時候，作者和阿蘭都坐在樹林裏，阿蘭便指着面前的一塊石頭說，每一個春天他們都要經過這塊石頭。古立是男詩人的名字：沒有一國的朝廷上沒有他的足跡，沒有一條街巷裏不留着他的歌聲。麗亭是女詩人的名字：宮殿裏面聽到的是對於她的讚美，市場裏面聽到的是對於她的頌揚。他們互相妬忌，他們互相欽佩，可是他們從沒有會過面。

春天到了，古立又帶了他的僕從上路，經過這塊石頭，他便又想起了麗亭，她大約也要到南方去了。他用不到多少時候，麗亭已帶了她的侍婢來了。這個晚上他們便一同睡在山松的底下。

天亮了，他們便走回到他們的婢僕那裏，一個往南，一個往北。麗亭忘不掉古立，一路試著嗓音，但是唱出來的總不成調子。這却急壞了她的侍婢，怎麼成呢，皇帝皇后是在等著你新譜的曲子呢，可是當麗亭在大衆面前，拿起了七絃琴，隨口唱出一首詩，敘述在山松底下的姻緣，却闖了個大禍。聽了她唱的人，沒有一個的衣裳裏不滿裹著煩惱，每一個男人都斜睨著人家的妻子，每一個女人都偷觀著人家的丈夫。她的詩唱到那裏，禍便也闖到那裏。街巷裏四處是男人在鬥劍，內室裏四處是女人在流淚。

麗亭祇是唱她的詩，她不管這種事情；人家向她求愛，她死也不願接受。她和古立約了一年後再到原處去相會。她覺得皇帝祇能娶皇后，女詩人也祇能配男詩人。

可是宮殿裏一直到街巷間的那些新聞，却傳到了教主的耳中。他便追隨著她，對她講道，一直講到她恐怖起來。他又逼着她對上帝立誓，不再去見古立。對着上帝立的誓，不論是願意的或是不願意的，你決不能反悔。所以麗亭從此便像得了一個重病。

古立更不如麗亭，他分離以後，便像遺失了靈魂。一切的歌詞都忘掉了，一切的詩藝也逃走了，他祇是相思着。他撫摸肩膀上的啣痕，他明白他的智慧已封鎖在麗亭的懷抱中間了。他於是從宮殿中被驅逐出來，在街巷裏受着各種的咒罵與奚落。

他等過了夏天，又等過了秋天，又等過了冬天。他已窮到沒有穿也沒有吃了，終於等到盼望的季節，他走到這

塊石頭的邊上。

麗亭已經先到了。但是她並不迎上前來，這塊石頭隔開了這兩個人。她把她對上帝立誓的經過講給他聽，他便說，這有什麼要緊呢，強迫的誓言是用不到堅守的。但是麗亭終不敢反悔。

他們便一同到一座島上的老僧跟前去求教。古立說，請長者解除她誓言的束縛吧。但是麗亭却似乎願意皈依上帝。老僧便對他們說，讓我來試試你們的心，看你們的愛情是否真摯和純潔。

他於是講出試心的方法。要知道你們以為永遠不死的愛情，牠是完全依靠在你們的官感上的，正像樹的生命是依靠在樹根上。樹根會死，你們的官感也會死；假使把你

們官感的一種給拿去，你們愛情的一部份便也會跟着走掉的。

古立於是問道，你要拿掉我們那一種的官感呢？老僧便說，我有兩個方法，隨便你們揀一個：一個是相見不相語，一個是相語不相見。

麗亭與古立的心思是一樣的，他們願意見了面不講話。那位老僧便把他們帶到一間茅草屋裏，中間隔了一道牆，牆上有一個窗洞，從窗洞裏他們可以看見大家的面孔。老僧又在他們房裏掛了兩盞油燈，他又叫一個小侍監視着。不到五分鐘他們的眼睛已經看飽了，於是同時別轉了頭去嘆息：這是多困苦又愚蠢的事情，面對着面不說一句話。他們相互地望着，眼睛似乎在說話：眼睛有什麼好處呢。

，如非用嘴來說出所看見的一切？等到老僧到來，他聽到的第一句話便是：我們揀錯了。他於是答應他們換一種方法。第二天老僧使用簾子把窗洞遮住，他們互相祇聽得聲音，看不見面孔，不多一忽又厭倦了。早晨老僧走進來，看見簾子沒有動，但是他們臉上都沒有了顏色，於是笑着說：我的孩子，對我說，是不是愛人和愛上帝是兩樣的？我們可以不看見上帝的面孔，不聽得上帝的聲音，但是愛他。古立忍不住這種難受，但是麗亭却說她可以經任何種的試探決不動心。於是老僧便叫他們預備最後一種也是最危險的一種試探，那便是兩個人睡在一起，他叫小侍監視着。

天亮了，小侍急得哭：看，你們怎麼能害我？要是我

不對老僧說真話，他的手杖會把我打死；你們得救我才是，誰得到快樂，誰便應當去受刑罰。古立還沒有回答他，老僧已走了進來，他從三個人的臉上便看出在黑夜裏神聖已被褻瀆了。他深悔給他們這一種的試探，於是對古立說，已經做了的是不能不做了，現在你祇有趕快到羅馬去改過贖罪，等頭髮白了再回來。他不待古立的首肯，便把他推上小船；但是當他一個人搖回小島的時候，麗亭已殭躺在岸邊了：她因為要爬上樹頂去看古立，却從巖石上跌下了海。等古立白了頭髮回來，麗亭的墓上已長滿了山樹。他於是從悲嘆中間把自己的靈魂放走，島上的居民知道這段故事，便把他葬在麗亭的墓邊。不久他墓上也長滿了山樹，一根根樹枝都和麗亭墓上的樹枝連了起來，山樹結着